

斯穆罗夫解码——论纳博科夫的小说《眼睛》

于 微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在创作中, 纳博科夫把游戏和文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追求语言的游戏效果。作家早期的中篇小说《眼睛》的创作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作品以追踪斯穆罗夫为主线展开, 最后以一对形象的重合而告终。从“我”和他人两个角度对斯穆罗夫这一形象进行追踪, 可以挖掘这一形象背后的深层含义。

关键词: 《眼睛》; 斯穆罗夫;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世纪20至30年代, 纳博科夫用笔名“西林”创作出一系列小说(《防守》、《眼睛》、《绝望》等)并以独特的才华和出色的艺术手法令俄罗斯侨民世界折服。在纳博科夫的艺术世界里, 诗学不再是作者反映自我的手段, 而是他同读者游戏的一种形式。作家营造出一种假象, 并将它注入到读者的感受中。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按照神秘性、游戏性和假面具的规则创作出来的。扭曲的人物符合纳博科夫的美学观: 文学不是生活的反映, 它是关于生活的梦幻。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就说到: “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 这简直侮辱了艺术, 也侮辱了真实。”(纳博科夫 1991: 21)

中篇小说《眼睛》发表于1930年。这是纳博科夫第一部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叙述的作品。书中主人公依然是作家青年时代创作中情有独钟的人物: 生活在异域的俄国流亡者。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位于20世纪20年代旅居德国的穷困潦倒的俄裔年轻人, 仅靠在一个俄罗斯人家庭做家教来维持生计。对于主人公的过去, 我们不得而知。当他在两个男孩面前遭到情人丈夫一顿羞辱和毫不留情的痛殴之后, 自尊心受到灼伤, 萌生死念。“我”绝望之下回到家中开枪自杀, 但被救活。本来就喜欢睁大眼睛审视自我的“我”被那一枪打得灵魂出了窍。“自从那一枪……之后, 我一直怀着好奇而不是同情观察自己……”(纳博科夫 2008: 21) “我”对自己及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 并且有了新的行为和思想。于是一种全新的存在和生活开始了。“我”开始瞪大眼睛, 暗中窥探一名姓斯穆罗夫的俄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处, 读者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眼睛”——斯穆罗夫实为同一个人。

2 斯穆罗夫形象

2.1 “我”眼中的斯穆罗夫

“我”是小说中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 一直试图破解斯穆罗夫的真实身份。“我”在向所有认识斯穆罗夫的人了解对他的印象的同时, 引领读者一步步走近他。纳博科夫本人在作品中明确点出了该小说的主题——进行一场身份揭示的游戏。“我下定决心要……把真正

的斯穆罗夫挖掘出来,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的形象受到盛行在不同灵魂里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在阴冷的灵魂里他显出一副样子,但在炽热的灵魂里又花样翻新。我开始喜欢这个游戏了。”(纳博科夫 2008: 42)的确,“阅读和重读纳博科夫的小说的过程就如同做一个探询真相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作者和读者都是参与者。”(马红旗 2005: 15)

斯穆罗夫的正式出场被安排在小说的第二节。在“我”看来,斯穆罗夫是一个神秘、谦逊、高贵的新人,动辄援引诗歌。斯穆罗夫那苍白的额头及发音准确地表明他曾属于彼得堡上层社会的优秀人物。他“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头发梳的油亮,脸面清秀白净。”(纳博科夫 2008: 34)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他的过去总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我”对斯穆罗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喜爱。“‘我’喜欢他。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喜欢他。”(纳博科夫 2008: 29)“我”开始对斯穆罗夫的身份进行美好的想像:“他以前肯定是个军官,一个拼命三郎,只是出于谦虚,他才只字不提他的历险故事。”(纳博科夫 2008: 27)“我”对斯穆罗夫最初的印象是美好的,认为在他的谦逊和安静的背后蕴藏着一股火一样的激情。一天,斯穆罗夫向众人侃侃而谈地编造了自己在雅尔塔白军撤退后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然而他的谎言被阅历丰富的穆欣识破。当穆欣质问他为什么要编造出那么一个冗长离题的故事时,斯穆罗夫并不是继续施展某种新的伎俩来个金蝉脱壳,或是用一种善意的谎言及时地将这垮塌的局面撑住,而是低声地哀求他替自己保密。这虽然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截然相反,但“我”依旧坚信这不是真正的斯穆罗夫。“我”对斯穆罗夫的追查并没有到此结束。“我”认为“谜团还在……斯穆罗夫的形象显现出焕然一新,非同寻常的一面。”(纳博科夫 2008: 40)于是,我试图从他人的眼中继续追踪斯穆罗夫。

2.2 他人眼中的斯穆罗夫

搜集众人对斯穆罗夫的印象并非是件容易和快乐的事情。首先,“我”在倾听了和平主义者玛丽亚娜与斯穆罗夫关于战争的谈话之后,“我深知毫无风趣可言的玛丽亚娜认为斯穆罗夫是一个残暴、出色的白卫军军官,‘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绞的败类’。”(纳博科夫 2008: 42)而“我”对此却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想法,是玛丽亚娜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随后“我”打探了叶甫盖妮亚对斯穆罗夫的印象:他“极其腼腆……极度敏感,血气方刚;跟人打交道缺乏经验……”(纳博科夫 2008: 43)在“我”看来,她关于斯穆罗夫的表达也极其苍白而且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使我感兴趣的是万尼亚版的斯穆罗夫。”(同上)于是“我”近乎病态地、不择一切手段地企图从她那儿了解关于斯穆罗夫的情况。“我”偷偷潜入万尼亚的房间,偷拆她的信件,检查她是否珍藏斯穆罗夫曾送给她的黄色兰花和古米廖夫的诗集,并在床头找到了一张截去了斯穆罗夫那一部分的照片。“我”得出结论,认为是万尼亚单独截下来私自珍藏,并由此断定万尼亚爱上了斯穆罗夫,于是开始嫉妒后者。不料却是万尼亚想要留下自己同恋人穆欣的合影。保守、传统的书店老板魏因施克表面上称赞斯穆罗夫是西班牙传说中的风流贵族唐璜、闻名于世的意大利文人卡萨诺瓦,(纳博科夫 2008: 56)但他从内心对斯穆罗夫所讲的那些风流韵事厌恶至极。在他的眼里,斯穆罗夫无疑是个“双料或三料特务”。“我”依旧不满于现有的评价,于是用愚蠢的方式截取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的信件,查阅信中是否会有提及斯穆罗夫的点滴。从他人的信件中我们了解到神秘的斯穆罗夫性格中的另一面:“同性恋”、“脆弱”、“颓唐”、“矫揉造作”。同时他还被视为具有“盗窃癖”。原因是,商人赫鲁晓夫曾经将一个带有玄奥符号的银鼻烟盒交给斯穆罗夫请在行的魏因施克鉴定一下。斯穆罗夫收下了这件漂亮的古旧烟盒,第二天却惊惶失措地向赫鲁晓夫宣称弄丢了这件物品。赫鲁晓夫认定是心理变态的斯穆罗夫私自隐藏了鼻烟盒。因此,“我”对赫鲁晓夫关于斯穆罗夫的评价同样很感兴趣。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斯穆罗夫“是个贼,一个最丑恶意义上的贼。”(纳博科夫 2008: 65)饱经世事的穆欣在识破了斯穆罗夫为自己编造的华丽的军旅传奇之后,认为他不外是羞涩胆怯、经历苍白的小人物,是一个大混蛋。(纳博科夫 2008: 74)

在得到这些负面的评价后，“我”非常沮丧。“我”意识到“我遇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生灵，仅仅是反射斯穆罗夫的镜子而已；同时，在所有的镜子当中，即使那面被我认为是最重要、最明亮的镜子，也未能向我展示出真正的斯穆罗夫形象。”（纳博科夫 2008：68）唯一能给“我”稍许欣慰的是斯穆罗夫深爱着的万尼亚的评价：“你的一切我都喜欢，甚至你那富有诗意的想像。甚至有时候你那言过其实的品性。不过我喜欢的是你的善良——因为你非常善良，非常爱每一个人，所以你总是又荒唐又迷人。”（纳博科夫 2008：72）如此肯定的评价，令“我”的内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向万尼亚诉说了“我”对她的爱恋，在她面前为自己的爱情做最后的努力与挣扎，但却遭到了万尼亚委婉的拒绝。“我”最终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唯一一位给予“我”正面评价的人也弃我而去，“我”已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纳博科夫 2008：73）至此，对斯穆罗夫的追踪已接近尾声。

在小说的结尾，“我”为了取悦女房东去为她购买鲜花。买了一束铃兰花之后，在花店的镜子中“我”看到：“我”的映像——一个头戴礼帽、手拿花束的小伙子快速向“我”移近。那映像和我融为一体。”（纳博科夫 2008：74）就为样，纳博科夫引领着主人公穿越镜子构成的地狱，并且以两个形象的重合而告终。作家运用独特的游戏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不同的斯穆罗夫，并将其整合为一个卑微、无耻、人格分裂、荒诞的斯穆罗夫！

3 斯穆罗夫背后的深层含义

3.1 无法改变的他人意识

纳博科夫运用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视角，将故事展开，并使读者在游戏、思考中获得对主人公的印象。纳博科夫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通过这些奇妙的艺术手法，加上读者本人的思考，才能真正认识斯穆罗夫。

叙述者“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世界里，又遭遇他人的羞辱。他否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认为此世界是荒诞的。在遭到情人丈夫的羞辱之后，这位平时好进行自我反省、对荒诞现实无奈的小人物斯穆罗夫企图通过自杀摆脱毫无意义的生活并获得新生，实现自我意识的转换，将客观世界主观化。重生后的“我”分裂为两个存在，一个是幽灵般的“我”，另一个是新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斯穆罗夫。与此前的“我”相比，斯穆罗夫身材匀称，干净利落，举止得体，还在自编的冒险故事中俨然成了一个英雄人物。

“我”虽然可以将斯穆罗夫装扮成出身高贵的新人，然而却无法主宰他人的意志与情感。在魏因施托克的降神会上，亡魂指责“他窥探、诱骗、背叛”；（纳博科夫 2008：40）在玛丽亚娜看来，斯穆罗夫是一个残暴的白军军官；（纳博科夫 2008：42）在穆欣的眼里，他是一个说谎者和恶棍；精于算计的商人赫鲁晓夫只看见斯穆罗夫领带上的洞，以此认定他穷困潦倒，进而认为他是一个最丑恶的贼。“我”在将现实的自我理想化的同时，却不能把留给别人的印象也理想化。“我”可以想象性地进行自我修正，却不能修正他人的目光。与此同时，他人的目光给了“我”压迫感，只要一进入他人的视野，“我”就开始拘谨、紧张。“我”唯一的快乐“就是观察、窥视、睁大双眼看自己和别人，不做任何结论，只是旁观。我发誓，这就是幸福。”¹

3.2 镜像还原的现实

在《眼睛》中，镜子起到了整合自我的作用。斯穆罗夫受到羞辱之后，回到从前栖身的旅馆。他在镜子中看到了一副陌生的面孔：“一个可怜兮兮、哆哆嗦嗦、俗不可耐的矮个子男人戴着一顶礼帽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劲儿地搓着双手。”（纳博科夫 2008：13）正是对这种丑陋镜像的不满，他才试图通过转变自我意识，换上一副新面具。后来谦逊得体的斯穆罗夫都是“我”的意志转换的结果。客观的镜像变成了主观的镜像。有趣的是，在他编造的英雄谎言被揭穿后，斯穆罗夫虽极力佯装欢乐，“然而他的黑西服却显得寒酸破

旧，污迹斑斑，廉价领带通常总是在打结的时候想办法把磨损的地方遮住，今晚却露出了那块可怜的破绽，一个小疹子透过下巴上爽身粉淡紫色的残留放着光，令人不爽。”（纳博科夫 2008：39）“纳博科夫在此揭示的是，虚假的自我意识被真实的他者意识——另一面镜子暴露后就归于幻灭，客观真实的自我重新还原。”（刘佳林 2012：98）最终分裂的自我和斯穆罗夫在花店的镜子里合为一体。正如斯穆罗夫本人最后所说的：“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反映我的成千上万面镜子。随着我认识人的增多，和我一样的幽灵的数量也会增加。他们在某处生活，他们在某地繁殖，单个的我是没有存在的。”（纳博科夫 2008：78）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每一个人都是斯穆罗夫，都是无法定义的非“原型”，都只是镜中的一个影像。作者以“我”的幡然醒悟揭示出人的存在需要自我审视及通过他人的目光来认识自我这样一个过程。

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的是，“纳博科夫把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作为其形象塑造的主导因素，自始至终都以人物的意识为中心……通过自我意识的展示而完成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小说情节的建构。”（刘佳林 2012：185）我们所有关于自我的意识和自我身份的建立都离不开外在参照物以及他人评价的制约。斯穆罗夫最初的意识分裂、他窥见自己的丑陋镜像就是遭遇外在打击的结果。别人对他的羞辱使得他否定自我形象。斯穆罗夫意识到必须重建一个新的自我。但是他不是通过内在的提升来达到更新的目的，而是企图用自我意识替代他者意识，甚至将自我意识强加于整个客观世界。但正如故事情节发展所示，这种意识一旦碰到无情的现实世界便立即土崩瓦解，试图离开他者来确立自我存在，只能导致自我的毁灭。

4 结束语

《眼睛》是一部象征并且几乎是警世的作品。在斯穆罗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格的两重性，目睹了个性人格分裂的全过程。要追踪斯穆罗夫，首先要对追踪他的眼睛进行界定。书名“眼睛”俄语为 *соглядатай*，意为“观察者”、“暗探”、“窥探者”。作者显然是要表达一种“窥视”的意图。小说中是这样谈论“眼睛”的：“我”总是不断地曝光自己，总是睁大眼睛，即使在熟睡中“我”也从未停止过审视我自己，然而对“我”的存在仍毫无理解。作家借“我”对斯穆罗夫的“窥探”以及他人对斯穆罗夫的印象，来对自我的存在进行确认。斯穆罗夫从自我否定走向对自我的超越，最终被社会边缘化。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又何尝不多多少少地带有斯穆罗夫的习气呢？我们往往比较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缺乏自我定义的能力而需要依赖别人来检验自我及其存在。而他人其实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无数个“我”。一旦反射的映像和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我们就会试图去改变这种反射。但自我的意识又如何改变得了他人的意识呢？只有他人的意识与自我的意识的综合才能体现一个完整、真实的“我”！

附注

1 <http://nabokov.niv.ru/nabokov/rasskaz/soglyadataj.htm>

参考文献

- [1]纳博科夫. 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1.
- [2]纳博科夫. 眼睛（蒲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3]刘佳林. 纳博科夫诗性的世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4]马红旗.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游戏[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 [5]龙艳霞. 浅析《眼睛》中主人公的伦理道德[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Decoding Smurov — On Nabokov's Novel *The Eye*

YU Wei, DAI Zhuo-m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his works, Nabokov sets gam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ame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lways pursues the effect of language game. His early novella *The Eye* is just based on such a principle. The novel starts with tracking Smurov as the main line and ends with the coincidence of two hero imag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 of Smurov from two aspects: "I" and the Other, and disclose the deep meaning behind this image.

Key words: *The Eye*; Smurov; self-awareness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研究》(12FW00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微 (1988—),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戴卓萌 (1963—), 俄语语言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3-05-30

[责任编辑: 刘 银]